

哲學的故事

李名峯題



爾 特 祿 福

福

祿

特

爾

福祿特爾

(哲學叢書之五)

第一章 巴黎時代及其作品奧地浦

一七四二年，福祿特爾在巴黎地方，訓練 Mlle. Dumesnil，使她在表現 Merope 一劇的時候，真正能夠達到悲劇的最高點；她抱怨自己，恨不得有個魔鬼，依附她的身上，使她所表現的熱情，確乎有她所需要的那般高強熱烈。福祿特爾回答她說：『真的，假如你在任何藝術上，希望有所成功，那你必須有個魔鬼，在你身上』。(註一) 這個需要，福祿特爾本人確能應合，這是他的批評者，和他的仇敵，都一致承認的。所以 Sainte-Beuve (註二) 說：『在他身上，住着這個魔鬼』；而 De Maistre 亦用同樣的口吻，尊呼他，『在他手中，所有地獄的權力，都消滅了』。(註三)

不能博人之愛，醜陋，誇大，鹵莽，淫猥，放肆，有時候，或竟至於不誠實，——所有當時當地的罪惡，皆可在福祿特爾身上，求得適當的表現。可是同此一個福祿特爾，又能非常和藹，非常體恤人，慷慨解囊，接濟需要者，而無所顧恤；能用專一的毅力

，資助友人，又用同樣的努力，排斥異己：大筆一揮，殺人不嫌血腥，然使有人向他求和，他立即卸除武裝，表示誠意，——他是如此自相矛盾的一個人。

可是此種質性，無論是善是惡，皆只佔據次要地位，不能代表真正的福祿特爾，最能代表他的一生，而爲他的主要特性者，乃是他那永不竭蹶的豐富力，以及他那光明磊落的心靈。他的著作，共有九十九卷，每一頁內，都表示光輝與豐茂的精神，而他的題材，又自一處轉到他處，所有世界上主要的事情，都包括在他的著作內；他那九十九卷的著作，確像一部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。『我的生業，就是說我所要說的話』。（註四）凡他所要說的，都值得一說，而他所說的，又極其中肯，非他人所得比擬。假如我們現在不讀他的著作，只因他所努力的宗教戰爭，對於我們不大發生興趣；我們現時所注意的，皆偏於現世的經濟事業，顧不得來生的國土了。所有福祿特爾對於宗教與迷信所打的勝仗，在福祿特爾自己的時代，當然引爲非常重要，但因他的戰爭太澈底了，所以一切問題，先後解決，用不着我們去努力，所以由我們看來，反覺得無所興趣了。福祿特爾生平的聲譽，皆自不可摹擬的會話中得來，可是到了今天，只有書寫的文字剩留，雄辯

的語詞，早經飛去了，——與福祿特爾本身的精彩，同時飛去了。他所遺留給我們的，只是他的肉體部份，他那心靈的純潔之火，早經化為灰燼了。我們所看見的，只是時代的鏡子所反射着的福祿特爾，幾經折射，模糊不明，雖則不明，但仍能體認他那大無畏的精神，——『單純的智力，可把忿怒變為諧謔，又把烈火化為光明』。（註五）他所代表的，是『空氣與火簇的動物，較諸他人，更包涵以太與驚慌的原子在內。在此世界內總算他第一個人，最具有激勵的精神：從沒有一個人，他的心靈，能像福祿特爾的那般精緻，何況同時之內，他的平衡，又能同樣的震盪，並同樣的確實呢？』（註六）在人類歷史上，恐怕就要算他是最偉大的智慧之力吧！

加以同時代中，沒有一個人，對於工作方面，能夠像他那般勤謹，而于成功方面，又能像他那般偉大。他是一個最能勤謹耐勞的人，他說：『不作工與不生存，二者之間，無所區別』。『除了憎民之外，一切的人，都是善良的』。他的書記，批評他說他只在時間方面，是一個鄙陋者。（註七）『每一個人，必須把他自己置於工作之中，使其生命，得能穩固永久。……我的年事，愈益增高，我愈覺得工作是人生所必需的。工作

是最偉大的愉樂，可把生活中的幻影，完全抑止下去』（註八）『假如你不願自殺，那你最好找點工作去做』（註九）

自殺的慾念，必常時引誘他，否則，他的工作，決不至如此勤謹的吧！『他的一生，如此富有生命，所以終於把他的生命，灌注於全時代』（註十）他的時代，本是一個偉大的世紀，（一六九四——一七七八），而他又是此世紀的靈魂，與此世紀的真諦。嘉俄（Victor Hugo）曾如此說：『只呼福祿特爾的名字，已把十八世紀的特性，完全表露出來了。』（註十一）意大利有一個文藝復興運動，日耳曼有一個宗教革命，而法蘭西則有一個福祿特爾。他於法蘭西的貢獻，既當得過文藝復興的運動，又當得過宗教上的改革，並為法國的革命，作成半部工作。他把 Montaigne 的防腐的懷疑論，發揮光大，又把 Rabelais 的地面底與健康底談諧，深深注入人心。他於宗教上所抨擊的迷信，以及一切腐化的事情，比諸路德（Luther）依拉斯茂（Erasmus）迦爾文（Calvin）諾克思（Knox）與曼冷區頓（Melancthon）這一班人所抨擊的，更為激烈，更加澈底。此外，他又幫助迷拉蒲（Mirabeau）瑪拉（Marat）唐登（Danton）與羅泊斯比（Robe-

spierre) 這一班人，製造許多火藥，以供後日炸毀王朝之用。所以 Lamartine 說：『假如我們以人們所成就的，評論他們的偉大，那末，福祿特爾，必爲近世歐洲最偉大的人，毫不足疑。……天與他以八十三歲的壽元，使他能用優裕的時間，漸次分解腐敗的王國，他有充足的時間，可與時代奮鬥。當他死的時候，他已是一個成功者了。』(註十二)

真的，從沒有一個人，他的影響，能像福祿特爾那樣的深而且大。終他一生，曾經被人放逐，又曾被人監禁，他的每一本書與每一篇文，都被國家與教會的當局，嚴厲取締，不准發行，可是他堅持他的真理，向前直衝上去，所以到了後來，諸侯咧，教皇咧，以及當朝的皇帝，都向他致贈禮物；爲了他的存在，王庭的地位，幾於搖搖欲倒了。而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民族，都承受他的教言，聽憑他的指揮；他的片言隻字，他們都不肯輕易放過。即在那個時期，人民所最需要的，乃是大無畏的破壞者。誠如尼采所說：『狂笑的獅獸，必須來到，』福祿特爾來了，他與『狂笑，同時消滅』。(註十三)他與盧騷，代表二種呼聲，乃是從封建制度的經濟現狀與政治局面，轉到中產階級時，所必

須聽聞的二種過渡的呼聲。新的階級產生了，舊的制度與舊的習慣，不足以資應用，於是要求改革；或自習俗之中，自求解脫，而訴諸理性；或自法規之中，力圖擺脫，而返歸自然。因之，中等階級的人民無論對於福祿特爾的合理主義，或於盧騷的自然主義，一概加以歡迎。當大革命未曾臨到之前，我們必須把舊的習慣，與成例，解放一下；又須把原有的情感與思想，刷新一下，使人民的心靈，都能公開坦白，接納新的試驗，而無所抵抗。福祿特爾與盧騷所做的，即爲如此性質的工作。然而我們決不是說：福祿特爾與盧騷，是大革命的原因，如說他們是革命的原因，毋甯說他們與革命，同是蘊藏在法蘭西生活下面的一種強有力的勢能，機緣來到必須往前勃發，無可抑制；他們二個人，是與噴口的火燄同時發作的光彩與氣燄。哲學之於歷史，猶如理智之與情感，乃是一種由無意識的歷程去決定，而又表現於意識界的思想，他的主要勢能，却蘊藏在無意識的最深層中。

然而我們亦不能把哲學家給與時代的勢力，一筆抹煞，否則，我們的議論，又將失諸太偏。這是路易十六的話：當他在教庭的監獄中，發現福祿特爾與盧騷的著作時，不

禁喟然感歎，而謂：『這二個人，破壞法蘭西了！』——所說的法蘭西，當指他自己的王朝而言。拿破崙亦同樣的說：『假如 Bourbon 朝，能夠控制出版的材料，他的壽命，必可延長若干時。鎗炮的火燄，打破了封建制度，墨汁的氣燄，卻把近代的社會組織，完全剷除了。』（註十五）福祿特爾自己亦說：『書籍之力，足以統治全世界，至少，在有文字的國家內，書籍的勢力，佔據首要地位，其餘的勢力，皆非其敵。』『解放人民的工具，莫過於教育』，而現在的福祿特爾，即在開始作解放法蘭西的工作了。『一俟一個民族，開始思想之後，任何勢力，都不能抑止他』（註十六）自從有了福祿特爾以後，法蘭西民族，開始運用思想了。

福祿特爾原名爲 Francois Marie Arouet，以一六九四年，生於法國的巴黎，是一個比較稍有名望而又近於貴族式的母親的兒子。他自父親地方所學習來的，是他的鹵莽，與他的輕易發怒；可是他的母親，卻給與智慧與聰明的恩賜。他降生之初，即遭不祥，他的母親，因難產而死。他的嬰兒時代，非常懦弱，看護他的婦人，總說他不能長大成人，不容說，她的推測，有點錯誤了：因為他的享年，直至於八十三歲。可是他的身體

，總嫌懦弱，不時發生疾病，終他之世，大無畏的精神，始終受着懦弱的磨難；經過多次折衝之後，好容易，方始獲得自由。

他有一個哥哥，名叫 Armond，是一個虔誠的少年人，只因與異端的耶穌會徒，發生戀愛，終於爲他的信仰而殉難；福祿特爾從他的地方，得着一個很好的模範。當 Armond 未曾殉難之前，有一個朋友，來勸戒他，他對朋友說：『假如你不願遭受絞刑，至少，不應該把其他的民族，完全瞧不上眼』。這一句話，福祿特爾牢牢记着。他的父親，很看不起文學，以爲散文與詩詞，只是愚笨的事，聰明的人，不肯白費工夫。可是幼年的福祿特爾，一俟他能夠書寫自己的名字，即可吟弄幾首短詩，所以在實際的父親看來，此個孩子，不能有大出息。不過著名的 Ninon de l'Enclos，一看見福祿特爾的品貌，即說此兒長成，必有作爲，所以當她死去的時候，曾用二千個法郎，致贈福祿特爾，給他購買書籍；福祿特爾幼年的教育，皆從此款，求得援助。又有一個比較自由的和尚，教他背誦禱詞，同時，又授以絕對相反的懷疑主義。他以後的教員們，——異端的耶穌會徒，都給他一個懷疑的工具，教他用辯證的方法，證明任何事物之存在；正因

爲任何事物，皆可用辯證法，證明其爲存在，所以弄到後來，他於任何事物，一概不加信仰。他終於變成一個嫻熟辯證法術的人。退課之後，別的兒童，皆在草場中遊嬉，而他呢，年紀雖祇十二，卻坐在房屋中，與當代的博學之士，辯難神學。時候到了，必須尋求生業，他對父親說，要把文學之事，選爲終身職業；他的父親，大不以爲然，用很嚴厲的語詞，對他兒子說：『以文學爲職業，乃是自願對於社會無用，對於親戚加重負擔，對於自己飢餓終生的人的夢想』。——我們很可意想，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，他所倚傍的桌子，必至發顫而動。可是François，終於進入文學界去了。

然而不要誤會，以爲福祿特爾只是一個勤謹克苦的少年學生。他雖點燃他人的燈油，直至半夜之時，方始安睡，但這祇是他的生活的一方面，在另一方面，他常一個人，偷自出去，混在聰明人的羣中，高談闊論，藉以取樂；並常以沿襲的誠命，作爲試驗，看他有無禍害。此種行動，觸怒他的父親，把他送到Cad地方的親戚那邊，託他們嚴加管束，最好關在一室，不使出入自由，可是管門的人，立刻和他的智慧，發生愛情，讓他自由出入。經過監禁之後，又被充軍出去；他的父親，說通法國大使，把他的半瘋

狂的兒子，送到海牙，在生地中，嚴加監禁；可是隔不數時，Francois立刻與妓小的姑娘，名叫 Pimpette 者，發生愛情，在隱秘之中，幾度幽會，每逢他寫信給她，內中包涵熱情的語句，信尾之處，纔要加上『一定的，我將永遠愛戀你』的一句。但是不久之後，幽情敗露，於是被遣歸家，約有幾禮拜的功夫，他總不能忘情于妓小的 Pimpette。

這是一七一五年，他的年齡，適為榮耀的二十一歲，他跑往巴黎去了。正當此時，路易十四，剛暫逝世，承繼的路易，年事太幼，不能理政，國內大權，皆在攝政王手，而巴黎的生活，此時特別擾亂，特別缺乏秩序。青年的 Arouet，日徵逐於巴黎的大城市，措置餘裕，毫不覺得困難。隔不幾時，反以機警與幹才之名，冠於儕輩。有一次，攝政王為求經濟起見，把馬廐中的馬匹，釋放泰半，福祿特爾聽聞此事，微微加以諷刺，意謂假如能把王庭中的笨驢，淘汰若干，當必能引起民衆的注意了。到了後來，所有一切諷刺巴黎的語句，都歸在福祿特爾身上，由他一個人去負責。最不幸者，其中有二首詩，直接譏罵攝政王，說他有篡位的野心，于是攝政王大加惱怒。有一次，在公園之中，與此年青者相遇，當即和他談話：『Arouet 先生，我敢賭咒，我將示爾以某種東西

，爲爾從前所未及見者』。『是什麼』？攝政王立刻回答說：『是 Bastille 牢獄的內容』。果然，到了第二天，Aronet 看見大監獄的內容了，其時爲一七一七年四月十六日。

他在 Bastille 監獄中，住了幾時，忽然改變姓名，自稱爲福祿特爾。至於他爲何採用此個名詞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（註十七）他在監獄之中，專心著述詩品，約有十一個月的光景，居然寫成一首冗長而又無所價值的史詩，題名 Henriade，內中所講的，皆關於 Henry of Navarre 的故事。後來，攝政王發現他所禁閉的人，並無罪惡，於是放他出來，並與以相當的撫恤金。福祿特爾寫了謝帖，並謂他於監獄之中，承蒙攝政王照顧住食，萬分感激；此後，當優遊巴黎，自謀衣食，希望攝政王接納此個請求。

自此而後，他從監獄之中，跳到舞台上，他的著名悲劇，名曰奧地浦（Oedipe），即於一七一八年出版，在巴黎城中，連映四十五夜，打破巴黎戲劇界的新記錄。他那白髮老年的父親，特來譴責兒子，却坐在包廂中，悠然自得，每逢他喜不自勝的時候，則說：『啊，此流莽！此流莽！』數語，藉作掩護。悲劇完場之後，著名的詩人 Fonte-

第一章

一二

nelle, 遇見福祿特爾，對於他的劇情，略有微詞，意謂『如此性質的悲劇，似乎太覺光彩一點』。而福祿特爾的答語，更妙。他用微笑的神氣，對答着說：『我必須把你的歌謠再讀一遍』。(註十八)真的，此個年青的劇曲家，確乎不講禮貌。他於劇曲之中，不會寫着這漠不關心的二行嗎？——

我們的祭司，決不像簡單的人所設想的；

他們的知識，由我們看來，實在無所意義。(第四幕第一節)

他豈不假 *Araspe* 的口，說如此的話嗎？

讓我們信託自己，用自己的眼睛，看一切事物；

讓這些親眼目睹的事物，作自己的神諭，自己的三角架，以及自己的神道。(

第二幕第五節)

奧地浦的銷行，竟使他獲得四千法郎的盈餘，他把此款用來投資，其手段之靈活，決不像個劇曲家的文人。經過許多手續之後，他把版權保留起來，非獨用以賺錢，而且繼續排演，使其收入，益為巨大。他很懂得古聖賢的話，一個人，當他未講哲學之前，

當先把他的生活，弄得安定。一七二九年，他又用他的錢，收買一家由政府公辦，而其管理法，又非常不得其當的彩票公司，竟賺了一筆大款子；即連政府當局，亦很嫉妬他。可是他有了錢，即博施濟衆，救護貧民。每當他下午在外面散步的時候，即有許多貧民，圍繞着他，要求施濟。他很能滿足他們的欲求，而他的聲譽，即在下等社會之中，亦非常光彩。

不錯，他於經濟寬裕之際，除了依靠自己的才具之外，又能積蓄一些款子，對於他的前途，確有莫大助益。他的第二部劇本，——名叫 *Artemire* ——竟失敗了。他自己很能體會，他是失敗了。他於外界的輿論，非常靈敏，有人批評他的作品，自己心中，即十分難受。到了此時，他很羨慕那班無知無覺的動物，任憑社會如何抨擊他們，一概無所知覺。一方面，他的劇本，是失敗了，同時，他的身體，又發生天花，九死一生，氣息奄奄。他醫治疾病，並不請教醫生，只喝一百二十杯檸檬茶，病勢漸有起色。當他從病苦之中，漸漸復原的時候，他於監獄中所寫的 *Henriade*，忽然大著名望。他很傲然的說：他的功績，竟使詩詞變爲時髦的品物了！他走到一個地方，即被人民熱烈愛戴。

貴族階級，捧他的場，推他爲全世界上最文雅的人；非獨如此，他又是一個無可比擬的談話能手，又是一個承接最優越的歐洲文化的人。

約有八年光景，福祿特爾皆在酒肆的日光之下，度過溫和的生活。後來，他的命運變了，有幾個貴族，十分嫉妬他。他只是一個天才家，既無地位，又無爵號，怎能讓他和自己的威名，並駕齊驅呢？所以有一天，福祿特爾與一班人，同在酒肆中聚餐，福祿特爾用他固有的神情，當着衆人，作幾分鐘淋漓盡致的短篇演詞；演說既畢，忽有一個貴族，名叫 Chevalier de Rohan 的，遠處發問：『這是誰啊！竟敢如此高聲談話？』福祿特爾聽了，立刻就回答說：『我的主啊，你所詢問的人，並不具備偉大的尊號，只因自己的名字，竟使他人欽佩至極！』我們曉得，在那時候，擅對一個貴族，已經很是鹵莽，何況他用不對答的語詞，去對答他呢？這不是侮上的行爲嗎？所以尊貴的候爵，雇買一羣人員，於黑夜之時，襲擊福祿特爾，但吩咐他們，不要擊他的頭，因為從那個地方，或竟產出寶貴的東西來，亦未可知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們看見福祿特爾手上綁着棚布，腿部微微跛蹠，他一直走進 Rohan 的包廂，請求與他決鬥；然後回到家裏，終日之